

孟子

冊下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音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拒柳。桮棬。屈木所爲。

若戕厄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

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

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

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

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也。前說而他端反。○湍波流湍回之貌也。告子因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擊也。躍。跳也。額。額

也。水之過額。所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

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告子曰。生

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

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與曰然之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

是謂凡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

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說之非而不能對

得生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是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知

覺運動之人與物若不異也此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

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

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

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

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

孟子

卷六

二一中華書局聚

孟子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

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於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以長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

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

外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決皆出於心也林氏曰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告子以食色

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

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季子

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也孟季子疑孟子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

達故私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知其當敬之人雖在外然

之敬以敬之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不在外也

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

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

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

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

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

世使明仁義之性善而皆可以在內則知人○公都子曰告子曰性

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或曰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卽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

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

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

則性之本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惻隱之
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非其才之罪也。

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
舍上聲

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
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

者之心。人所以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
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

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

美也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有父子

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

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

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

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

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

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

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

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

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

孟

子

卷六

五

一中華書局聚

察矯揉之功學○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今

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

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麴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麴大麥也耰覆種也曰至

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

至成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

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

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

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豢。牛

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

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

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

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

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

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

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

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所發見者。

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音舍

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

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

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

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

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

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反爲極也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

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

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與舍上聲。皆○魚。熊掌皆美。

尤味而熊掌
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生惡辟欲生惡死同。雖衆釋所以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得。

甚於生而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如使人之所

也。生惡辟欲生惡死同。雖衆釋所以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得。

甚於生而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如使人之所

甚於生而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如使人之所

甚於生而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如使人之所

甚於生而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如使人之所